

第三二三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父子部
母子部

（卷）
三—六
元—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父子部紀事八



家範典第二十五卷

父子部紀事八

宋史太祖本紀太祖宣祖仲子也廣順三年從征淮南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固親啓閉王事也詰旦乃得入

神宗本紀神宗英宗長子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五月受經於東宮帝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

李宸妃傳妃入宮眞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龐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巷中堯咨爲從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傳斌定州人父加友瑞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讎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臧丙傳丙字夢壽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名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李璧傳璧字季章父熹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詞精博父子與弟聖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按字與無異字

孟珙傳珙字璞玉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襄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陳搏傳許瓊開封鄆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瓊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養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卽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於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三十斤授永鄆城令

臺亭傳亭夏縣人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

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界以官祿亭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漢恭憲王元佐傳元佐字惟吉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封堯王初泰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往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悲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詣中書劾問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導輔耶

允言子宗說恭憲王長孫嗣封祈國公皇祐中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鎖閉宮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亦感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

石守信傳守信子保吉卒年五十七初守信鎮陳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繼是鎮壽亦止是談者異之

高懷德傳懷德字藏用眞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偶儻有武勇行周歷路二鎮及留守洛都節制未卒皆署以牙職嘗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

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曹彬傳彬字國華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衆不如瑋瑋字韜光性沉毅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勵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敬仁和厚亦有父風瑋字實臣沉勇有謀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知渭州時年十九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琮字實章兄瑋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張昭傳昭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緣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徙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

王溥傳溥父祚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槓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趙安仁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父孚歷殿中侍御史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

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

安仁子良規良規子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維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富紹庭傳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父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

蕭國公承幹傳承幹字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間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學名於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而賜克敦勅書獎諭

陳恕傳恕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眞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蒞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

王雱傳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

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見誤矣

唐庚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熾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沈起傳起字典宗明州鄭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眞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選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

劉瑾傳瑾字元忠吉州人沉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沉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閨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

包恢傳恢字宏父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

謝枋得傳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於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父屍亦死

孫奭傳奭字宗古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額

趙葵傳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

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輿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利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

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

古論慶壽犯襄陽圍襄陽時邊烽久息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葵力戰連破之

寶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偁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

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寶氏五龍折德展傳德展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軍節

度使其鎮府州時署德展爲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展爲節度使時從阮鎮

鄆軍父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

呂餘慶傳餘慶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戶曹掾晉少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漢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漢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宗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爲賓佐及即位自宋毫觀察判官名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

廖剛傳剛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達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雷德驥傳德驥太平興國七年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殷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指紳榮之有終爲大理寺丞會德驥任陝西

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驥不巡察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贊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殷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賜

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驥主簿兩浙往往省于境上時人榮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河州稼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於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河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

除而哀傷不已

孫瑜傳瑜爲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夷子邪夷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

徐中行傳中行台州臨海人父死既足廬墓躬耕養母子三人庭筠其季也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王詔傳詔字景獻歷工戶兵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璿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晁迥傳迥字明遠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探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指紳問美事也

任布傳布爲樞密副使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

吳育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師永興時待問尙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

蘇洵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軾皆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二十五卷父子部

第三二三冊 之〇二葉

葛官傳官弟密進士推官年五十致仕密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効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其麻終禫不忍去冢舍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

司馬光傳光字康字公休事父母至孝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使召醫李積於兌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市井之人無不哀之

呂公著傳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

劉摯傳摯字章老兄時父居正諫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姚兪傳兪字武之父寶戰死定川兪補右班殿直兪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饒未報字

唐恪傳恪字欽叟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

李邦彥傳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兩河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養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

周起傳起字萬卿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聰慧如成人意知衡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乃得復故官

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

范廷召傳廷召名襄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寇準傳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

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寇曰知子莫如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

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

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蘇軾傳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洵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

軾子過字叔黨軾謫貶遷徙獨過待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

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

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

鄭僅傳僅知單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

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郎簡傳簡字叔廉遷刑部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處十五年未嘗小憚今意倦豈不近歟就寢而絕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繁所累

張洞傳洞字仲通父惟簡太常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下

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

賈黯傳黯知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答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

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

鄆州未及任父死

張去華傳去華字信臣舉進士甲科子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一官辭不就去華曰此

兒必繼吾志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

李迪傳迪子東之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東之子孝基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

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呂夷簡傳夷簡字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泄漏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

實申

公弼字實臣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識於殿柱入權開封府書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范仲淹傳仲淹字純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

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

光宗李皇后傳后字鳳娘皇甫坦言於高宗遂聘為皇太子妃性妒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姜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載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官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王化基傳化基字未圖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為類己器愛異諸子

化基子舉元舉元子諱字景獻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璫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

趙昌言傳昌言父獻太宗尹開封日選為雍丘太康二縣令昌言少有大志太平興國三年為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爽又觀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常為東轍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為可嘉也擢置甲科

魏羽傳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官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答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由是被劾者皆獲輕典

楊業傳業子延昭幼沉默寡言為兒時多戲為軍陣業嘗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

劉福傳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餬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為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韓令坤傳令坤父倫世宗以令坤貴擢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徙倫許州罷職復居宛丘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酷求市利倍斂民財公私患之項城民武郁詣闕訴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被詔赴闕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狀法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遂免死流海島

楊廷璋傳廷璋有姊寡居周祖冊為淑妃擢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

明倫彙編家範第二十五卷父子部

趙普傳普字則平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駉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咸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堦左正言直昭文館張永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棄未至而普病篤

劉溫叟傳溫叟字永齡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雖未息得與老夫皆為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溫叟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

顏衍傳衍字祖德遷河陽三城節度副使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不棄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日抱矢未嘗少倦丁父憂哀毀甚

李沆傳沆字太初父炳為觀察支使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王旦傳旦字子明父祐嘗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

向敏中傳敏中字常之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陳堯佐傳堯佐字希元父省華子善則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

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河以省華對即名省華爲太子中允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搏言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叟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堯叟於兄弟中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爲盛族

薛奎傳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

張觀傳觀字思正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李光傳光字泰發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與吾門乎

岳飛傳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恭崇禮傳崇禮字叔厚幼穎過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

韓肖胄傳肖胄字似夫父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外補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陞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於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

洪咨夔傳咨夔字舜俞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

王應麟傳應麟字伯厚知徽州其父搆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推豪右省租賦民大悅

和峴傳峴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峴生之年適會疑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

幞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誦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

馮吉傳吉字惟一父道周太師吉性滑稽無操行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

蔡攸傳攸字長子也歷宣和殿大學士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讎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

帝不許

劉子羽傳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幹之長子也宣和末幹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幹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

路振傳振字子發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教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

鄭綺傳有鮑宗嚴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嚴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嚴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慎知禮傳知禮字從吉字慶之祥符八年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才數月有咸平縣民張斌妻盧氏訴姪實被酒詬悖張素豪族實本養子而証左明白實賄於吏從吉子大理寺丞銳時督運石塘河往來咸平爲請於縣宰斷復實劉姓第令與盧同居質迫盧送爲訟縣聞於府從吉命戶曹參軍呂楷就縣推問盧之從叔號略尉昭一略白金三百兩於楷楷久不決盧兄文質又納錢七十萬於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鈞以其事自從吉而隱其所受盧又詣府列訴即下其事右軍巡院昭一兄澄嘗以手書達錢惟演云寄語從吉事速鈞銳請緩之從吉頗疑懼密請付御史臺即詔御史王奇直史館梁固

鞠之獄成惟演罷翰林學士楷鈞免官配隸衡州
銳文質皆削一官澄昭一並決杖配隸從吉坐首露
在已發當贖銅特削諫議大夫

張闡傳闡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
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曰
天之上何物松異之

危稹傳稹字逢吉性至孝父疾願捐己算益親年疾
尋愈

婁機傳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
官正自未易爾

歐陽修傳修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
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
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
愛之意修自作也

閻守恭傳守恭父榮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
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

蔣偕傳偕字齊賢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割股以療父
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蹇周輔傳周輔爲吏深文刻覈于序辰守蘇時以天
寧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張問傳問處己廉潔嘗仕鄆延幕府與神世衡善父
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
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
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神氏

賈涉傳涉字濟川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

論武典守吳挺之橫他日陸對又乞裁抑郭棟郭果
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
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書闕下

蔡元定傳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
日記數千言父發傳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
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
定深涵其義

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韓侂胄設僞學之禁捕元定
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即就道元定杖屨同其子沈
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貽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
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

沈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
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
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慕容延釗傳延釗子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
嘗曰興吾門者必此子

王景傳景子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
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爲王當代

侯益傳益子仁矩仁矩子延廣父歷通祁雄三州刺
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十騎白
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
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
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王全斌傳全斌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
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
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

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

陸九齡傳九齡父質以學行爲里人所宗生六子九
齡弟九淵生三四歲聞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
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秦傳序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
順之亂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問子東邇
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

度宗本紀帝諱祿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
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托神器焉理宗家
教甚嚴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
庶事退入講堂諸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將
哺復至榻前起居率爲常理宗問今日講何經答之
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
怒明日須更復講

李椿傳椿字壽翁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
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

錢乙傳乙字仲陽父穎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
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乃告以家
世卽泣請往述尋凡八九反積歲遂迎父以歸時
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

劉銳傳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拒守兩月餘
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家素有禮法幼
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
銳及其二子自刎死

朱昭傳昭字彥明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
城事金兵內侵城不可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之
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

戰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賊登城昭勒衆接戰中流矢死

史抗傳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罵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二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傳益知朔寧府小鞠鞞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

申世寧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遵兵襲鉛山父俞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蔡定傳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華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鞠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囚久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者年以非辜墮園徒誓將身贖數詣府就懇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微纒乎父老老不應遽繫傭書罪

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懇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于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秋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呂昇傳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

趙興權傳興權知安吉州有富民懇幼子祭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

董槐傳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額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未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

張愈傳愈字少愚寶元初上書言邊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于家

南安翁傳翁大兒于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果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

曳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諸勳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真甕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張凝傳凝滄州無棣人眞宗踐祚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于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出左右拔靡不敢動

呼延贊傳贊有膽勇驚悍輕率嘗言願死于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驢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割股爲羹療之洪皓傳皓字光弼博文強記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勅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遵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李漬傳漬字河神淳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荷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汝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盤樂七十編酒書盡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

李瑋傳瑋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

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祇候友爲軍小校相遇于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邢神留傳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連官租里胥租與超鬪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萬錢爲棺斂具

端拱初泰州海寧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卽號呼視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陳繹傳繹以翰林學士知郡州繹不能肅閭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父子部紀事九

家範典第二十六卷

父子部紀事九

程史神宗朝王襄敏部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出將帷觀焉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繡雲綵龍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恒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復狼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戚已測居旬日內出轎車至第有中大入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己者之異也亟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翼早擁至上閣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疎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

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值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家自號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後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謂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蓋其族孫也

癸辛雜識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告以父已負劍子甚恐拜方起而劍欲及亟走避閉門劍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薦襄帥以書抵漕說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其語曰世豈有棄餘而不用其子者哉聞者莫不大噱云

厚德錄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與之退朝錄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貞昌武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翰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過庭錄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圖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矣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爾光祿憐然曰大人身為宰相動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母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泊宅編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

曰孔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基為久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國老談苑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東軒筆錄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與馬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家世舊事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餼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爾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幾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惶服罪

括異志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為

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出春渚紀聞有名士爲酒伴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那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絕倒可談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雷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揀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玷漬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爲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表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遺表恩澤也余記此二事非以爲謔蓋所以開悟爲人子者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會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故德循遂除中丞詔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演軒墀德循投閒久之領宮祠而終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舊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東坡雜記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譟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頴谷封人之意

東坡志林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老學庵筆記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曾在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遇盜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讀書鏡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於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

石林燕語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爲西帥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嘗爲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正純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國世固知之夷叟簡默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

爲名將卒如其言云

文潞公父爲白波鞏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常以事忤其父欲撻之潞公密逃去張靖父爲鞏運司軍曹司知其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極悲思之乃徐出見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爲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閣其子也

聞見前錄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人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

范忠宣爲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

劉仲通募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司馬溫公初居洛有張雲卿字伯紀康節以問公公曰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俸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一行則罷俸

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深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從溫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

陳瑩中爲諫官時爲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爲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爲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天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顧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後

韓公亦兩人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聞見後錄大儒朱景文公學該九流於音訓尤邃故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嘗納子婦三日于以婦家饋食物書曰一過目即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報書即怒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邪子駭駭立緩扣其錯以筆塗煖字蓋婦家書以食物煖女云報亦如之子益駭又緩扣當用何煖字久之怒聲曰從食從而從大子退檢字書博雅中出便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爲煖女始知俗間煖女者自有本字國初營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爲從官頗廣求兩父之畫故見於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於仲尼是聖其父過於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憚者矣玉照新志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先生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青箱雜記張文孝公觀以眞宗幸亳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

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大府卿壽九十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諡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福慶所致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替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揮塵後錄曾文肅十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鸚鵡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爲知己也

沈義倫廬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子奏曰臣奉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今日

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穎俱禮部奏名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由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以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歡嘉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

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
有司之求故文潞薦持國疏云會預南中高薦從不
出仕宦其後子文知制誥子華王汝皆登宰席持國
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

歸田錄皇子穎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
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
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
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
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佖佖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
有邑而寵佖佖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
詭寵者亦詰虜也因教佖佖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
見殺詭寵遂以弑逆之罪誅佖佖受母子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詭寵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詭寵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
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
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
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元昊乎詭寵教人
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清波雜志蔡京懷姙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
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
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
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
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
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幸輔取表自京始嘗考晁
錯更漢令諸侯誼譁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
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

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
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
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乎曼卿
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
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
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
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
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
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餓虎異哉表明尤天古雖有
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禮物雱言例有
書送物閣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雱
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僞
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
孫弟姪押賜並不以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
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
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
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畫墁錄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
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
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
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
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狀

元及第

齊東野語有一士人父使從學月與油燭錢一千其
子請益父不可子以書曰父曰所謂焚膏繼晷者非
爲身計正爲門戶計耳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
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遑乎邀哉聞者
無不絕倒

金史太祖本紀太祖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
也幼時與羣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
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鶻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
太祖於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世
祖伐下灰太祖因辭不失請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
之世祖寢疾太祖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世祖戒之
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太
祖往見曷魯驛古統軍既畢事前世祖沒一日還至
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喜甚執太祖手抱
其頸而撫之謂穆宗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
丹事

左企弓傳企弓子淵淵字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沈厚
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
張中孚傳中孚父達仕宋至太師宗翰圍太原其父
戰歿中孚泣涕請述父屍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
軍中竟得其屍以還
石抹世勳傳世勳字景略哀宗以世勳從行次新蔡
縣之姜寨世勳子嵩時爲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
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
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
高彪傳彪本名名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興辰

開三鎮節度使父六哥左丞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言爲其時日不利於己欲不舉其母爲營護居數歲竟逐之彪匿於外家遂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遂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幹魯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爲榆河州千戶久之告老彪代領其衆

宋可傳可字予之武陟人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并生平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柔妃彌勒傳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於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

陳顏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開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韓玉傳玉與夏人戰敗之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使使覘其軍即實其罪玉遁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禹顯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沐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藉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遙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以其不附已見殺

海陵太子光英傳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頗警悟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間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邪蓋指言海陵弑母事及海陵遇害訛里也殺光英於汴京死時年十二

張浩傳浩字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

賈少冲傳少冲字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爲祕書少監充宋主生目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

龐迪傳迪字仲由性純孝父疾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到股作藥由是獲安

盧孝儉傳孝儉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福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

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張萬公傳萬公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勝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

李晏傳晏子仲略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

程家傳家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

元史太祖本紀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初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闕里吉思傳闕里吉思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往平之陷敵不屈死焉追封趙王子木安幼以弟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安成立木忽難讓木安襲趙王一日召王傳脫歡司馬阿昔思謂曰先王旅殯卜羅荒遠之地神靈將何依吾痛心欲無生若請於上得歸葬先塋瞑目無憾矣二人言之知樞密院事也里吉尼以聞帝嗟悼久之曰木安孝子也即賜阿昔思黃金一瓶得脫歡之子失忽都魯王傳木忽難之子阿魯忽都斷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驛以往復賜從者鈔五百貫淇陽王月赤察兒丞相脫禾出八都魯差兵五百人護其行至殯所奠告啓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張柔傳柔子弘略遷江西宣慰使稱疾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解宿衛

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為特命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史天倪傳天倪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秉直聚族詣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辭而薦其子天倪木華黎見而奇之從木華黎軍真定武仙降仙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為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為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直乃攜其孫樞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

張弘範傳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理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弘範病甚出所賜劔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

李昶傳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

授彭城簿志意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為程文乃更其名曰彥典定二年父子廷試起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

黃贊傳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贊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望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未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劉濬傳濬字濟川仕連江縣寧善巡檢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濬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眾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眾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忿執手大罵賊縛濬墮下先斫手一指罵罵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于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

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俘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為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云

張禧傳禧東安州人子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禧為主將所誣繫獄將殺之弘綱直入獄中獄卒併繫之弘綱佯狂譁笑守者易之既寢遂與其父逃去後從其父攻城徇地屢有功

管如德傳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為宋將以斬州降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為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為邏者所獲械送于郡如德何邏者怠即引械擊死數十人各破械脫走聞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觀世祖笑曰是孝于父者必忠于我矣

移刺捏兒傳捏兒子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職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帝帝異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為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萬戶

張晉亨傳晉亨子好古字信甫成斬州宋人攻斬好古率兵迎擊力不敵死之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

朱子貞傳子貞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子渤有才名

徐世隆傳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為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

至母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爲干學

賈魯傳魯字友恆擢戶部主事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顛縮卽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

王英傳英字邦傑益都人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

之曰刀王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

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

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伯八傳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虜死

焉脫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刺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刺陰結脫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禿謀

報父仇後爲也里伯禿家人泄其謀八刺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刺馬驚

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爲此耶八刺曰汝背叛

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讎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逼令跪不屈以鐵搗碎其膝

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

合刺普華傳合刺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奧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

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刺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郭道卿傳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

庫使辭歸侍養道卿膏病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陳韶孫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測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

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

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

六年測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徐鉦傳鉦鎮江人始冠待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鉦投

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鉦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王初應傳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

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眞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胡伴侶傳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

以所佩小刀于右脅傍剖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察罕傳察罕初名益德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答于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里木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

武勇過人從帝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

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并殺使者併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

耶律忒未傳國兵至忒未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攻取益都諸城時金降將武仙據眞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忒未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

京遇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眞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州明年仙復犯眞定天澤潛師出藥城忒未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

在眞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未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母以我故隨其機箝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

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藥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

天祐乃趨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未家一十八人戰于藥城元氏高邑柏鄉仙兵屢挫

木華黎傳木華黎子塔思幼與常見異木華黎嘗曰成吾志必此兒也

速不台傳哈班二子長忽魯渾太速不台俱驍勇善騎射太祖在班朱尼河時哈班嘗驅羣羊以進遇盜

被執忽魯渾與速不台繼至以槍刺之入馬皆倒餘黨逸去遂免父難羊得達于行在所